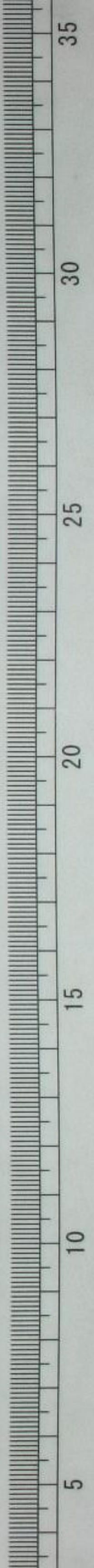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22
1



文庫II
D 122
1

牧菴文集

廣州雙門底
登雲閣印行

010190552867

原序

皇元宅天下百許年倡明古文纔牧庵姚公一人而已
蓋常人之文多剽陳襲故窘趣弗克振拔惟公才驅氣
駕縱橫開闔紀律惟意其大略如古勁將率市人戰彼
雖素不我習一號令之則鼓行六合所向風從無敵不
北雖路絕海嶽亦莫不迎銳而開猶度平衍視彼選兵
而陣擇地而途纔一再敵輒衰焉且老者相萬矣走年
二十四見公于京師時公直學士院每有所述于醮酣
後岸然瞑坐詞致砰隱書者或不能供章成則雄剛古

邃讀者或不能句尤能約要于繁出奇于腐江海駛而蛟龍拏風霆薄而元氣溢森乎其芒寒皜乎其輝煜一時名勝靡不鰓鰓焉自闕所有伏避其路而將相鼎族輦金筐幣託銘先世勳德者路謁門趨如水赴壑厥間之崇學者仰之山斗矣每往來江湖間賸餞宴勞月無虛朝二千石趨翼下風吟嘯自若巷陌觀者謂君神仙人嘗謂唐三百年其文爲世所珍者李邕韓愈二人或所旣若市或酬金物門最其凡論之公蓋兼有至其外榮達喜施與宏逸高朗中表惟一年愈艾而氣節愈隆

願有前人所未備者然則公之奇瑰異者獨文乎哉公沒之十一年當泰定改元江西省臣求所述于家凡如干篇將板行世郎中賈煥華甫走書濟南以文序請竊惟韓昌黎文李漢氏序歐陽公文蘇軾氏序公與二子代雖不同要皆間氣所鍾斯文宗匠振古之人豪也走何人敢於焉置喙辭不獲因紀平昔所嘗得諸心目者姑副所懇公諱燧字端甫仕至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太子賓客牧庵其自號云濟南張養浩撰

牧庵集序

文章有一代之宗工其出也秉山川之靈闢天地之運
所謂百年幾見者也漢四百年惟司馬遷父子揚雄班
固四人兩晉魏隋之間則無聞矣唐三百年惟韓愈柳
宗元二人宋三百年惟歐陽修蘇軾二人當是時非無
作者雜出其間與三四君子相與度長而挈大並駕而
齊驅焉然皆掇拾剽竊不能成一家之言負當代宗工
之任此山川之氣天地之運誠有時而或息卽我朝國
初最號多賢而文章眾稱一代之宗工者惟牧庵姚公

一人耳公營州柳城人營州之族好馳馬試劍遊畋爲樂公獨嗜學績文早負奇氣非所謂秉山川之靈關天地之運者乎至大戊申公爲翰林承旨予忝末屬始拜公于翰林是年終詔修成宗皇帝實錄日侍公筆硯間遂得手鈔公文數十篇玩誦日夜不置其後實錄成進方將求公全帙編次而公謁告南來矣曩得甯國所刊本讀之既非全帙譌舛尤多每爲悵然也至順壬申公之門人翰林待制劉公時中始以公之全集自中書移命江浙以郡縣贍學餘錢命工鋟木大惠後學予時承

乏提舉江浙儒學因獲董領其事私竊欣幸乃與錢塘學者葉景修重加校讎分門別類得古賦三篇詩二百二十二篇序三十八篇記五十三篇碑銘墓誌一百四十篇制誥五十八篇傳二篇贊十五篇說十一篇祝冊十篇雜著十三篇樂府百二十四篇總六百八十九篇

案牧庵集今無全本即此序及年譜猶可見其各體文之原數

雄深雅贍世罕有知焉譬之太羹元酒食而無味然足以饗天嗚呼草元者之有望于後世之子雲也宜哉至順昭陽作噩之歲季春之閏儒林郎江浙等處儒學提

舉鄱陽吳善序

牧庵集

武英殿聚珍版

提要

臣等謹案牧庵集三十六卷元姚燧撰燧字端甫號牧庵河南人姚樞從子也案元史稱樞為柳城人元無柳城當是據誌狀之文著其祖貫耳初以薦為秦王府文學後歷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集賢大學士諡曰文事迹具元史本傳燧雖受學於許衡而文章則過衡遠甚張養浩作是集序稱其才驅氣駕縱橫開闔紀律惟意如古勁將率市人戰鼓行六合無敵不北柳貫作燧

牧庵集

提要

謚議稱其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醇抉去浮靡一
返古轍而銘誌箴誦雄偉光潔家傳人頌莫得而
掩雖不免同時推獎之詞然宋濂撰元史稱其文
闕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有西漢
風宋末弊習爲之一變

國初黃宗羲選明文其序亦云唐之韓柳宋之歐曾
金之元好問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
作者所能及則皆異代論定其語如出一轍燧之
文品亦可概見矣其集久佚不傳明文淵閣書目

有牧庵集二十冊而諸家著錄皆未之及劉昌輯
中州文表所選燧詩較元文類僅多數首文則無
出文類之外者昌跋稱牧庵集五十卷聞松江士
人家有刻本南北奔走竟莫能致今所得乃錄本
多殘缺視刻本僅十之二黃宗羲序天一閣書目
云嘗聞胡震亨有牧庵集後求之不得蓋已久佚
惟永樂大典所收頗夥校以劉致年譜中所載文
目雖少十之二三而較之文類所選則多十之五
六矣詩詞更多出諸家選本之外謹排比編次釐

爲三十六卷以存其概劉致年譜一卷亦附於後
集中諸體皆工而碑誌諸篇敘述詳贍尤多足補
元史之闕又不僅以詞采重焉

牧庵集目錄

卷一

祝冊三首

詔制二十八首

卷二

詔制二十六首

卷三

序十四首

卷四

牧庵集

目錄

序十一首

卷五

記四首

卷六

記八首

卷七

記五首

卷八

記七首

十九

記十首

卷十

廟碑四首

卷十一

廟碑三首

卷十二

廟碑四首

卷十三

神道碑三首

卷十四

神道碑三首

卷十五

神道碑二首

卷十六

神道碑四首

卷十七

神道碑五首

卷十八

神道碑四首

卷十九

神道碑三首

卷二十

神道碑四首

卷二十一

神道碑四首

卷二十二

神道碑三首

卷二十三

神道碑四首

卷二十四

神道碑五首

卷二十五

墳道碑三首

神道碣四首

卷二十六

先德碑一首

先德碣一首

墓碣四首

卷二十七

阡表四首

阡碣一首

卷二十八

墓誌銘六首

卷二十九

墓誌銘七首

卷三十

傳一首

行狀一首

卷三十一

經義一首

名字說三首

題跋六首

銘六首

贊二首

卷三十二

賦一首

五言古詩三十八首

卷三十三

七言古詩十九首

卷三十四

五言律詩四首

五言排律詩一首

收庵集

目錄

五

目錄

目錄

四

七言律詩三十五首

七言絕句四十八首

卷三十五

詩餘二十八首

卷三十六

詩餘十九首

附錄

年譜

牧庵集卷一

元

姚

燧

撰

祝冊

加諡祖宗告祀南郊祝文

維至大二年蒼龍已酉冬十月庚戌朔十有九日戊辰
嗣皇帝臣某臣賴上天之祐祖宗之靈得以眇末之躬
託于億兆京垓臣民之上持盈守成凡今三年身至太
廟兩嘗裸將非獨于親立愛臣家庶亦孝治可先天下
而祠官讀祝于太祖室惟曰聖武皇帝睿宗室亦惟曰

牧庵集

卷一

一

景襄皇帝至世祖室則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譽之美垂無窮者多及六言顧於創業之祖垂統之宗開我後人繼繼承承億萬維年者稱述成功盛德有所未盡心實欲然謹遣太尉尙書右丞相臣某禋致牲玉燔柴泰壇昭告昊天上帝加謚太祖曰法天啟運聖武皇帝睿宗曰仁聖景襄皇帝伏惟圓靈居高聽卑灼臣微忱敕我祖宗歆此嘉誅臣不勝感激戰栗之至

皇帝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二年正月乙酉朔越七日辛卯皇太子中書令

樞密使臣某謹率中外文武百僚頓首頓首謹言昔我世祖旣平炎趙質之於書幅員廣長振古無論覆燾之下八紘萬國莫敢不庭何獨一王西北岸然憑道阻修方命正朔德綏之而不摯威董之而不讐夫豈不能聲罪致罰深入其地終以聖人親其宗親包荒有年成宗繼序憤久驚頑天鑒昭明於裕皇孫獨異陛下授以太祖皇帝信寶撫軍漠北是固以張足付神器之本時未及冠承命卽行其視萬里莽闐寒冽之鄉不遠不難如堂適庭至則獎厲諸軍修明法志簡拔果毅均苦分勞

解衣燠寒推食飮飢洗汙汙士氣日作睿算伐謀待
寇歲至奪人以先身踐戎行霆馳電擊大北其羣虜已
不矜日慎一日始終十年不狃屢勝狂狡不懲悉銳來
加當以選鋒伺間出奇盡襲輜重彷徨無歸度不能軍
毫倪纍纍降口百萬致茲枚甯平四十年未靖之梗成
兩祖宗未究之志天下之人聞其風聲思觀天光者容
容翹翹九圍一心握是乾符歸正宸極弛武事之夙習
洽新化以文治立愛自親曾未旬浹上尊太后問安以
時下建儲宮庶政是先又舉列聖未遑之典欽崇元祀

玉瓚黃流薦裸太室還蹕龍興徘徊太祖龍旂九旂勸
金于斯肇基帝業爲城中都又以孔子垂範百王將二
千年而顯諡未稱加大成于至聖文宣王上立勞于軍
與九庭臣悉大賚之間歲不登旣賑旣恤虞施未博民
罹罪罟再肆大宥至德難名赫赫巍巍惟天爲大掛一
漏萬井觀如斯求可盡臣下歸美報上者惟是微稱謹
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
帝欽惟陛下立心天地立極生民茂對鴻名于億萬年
皇太后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三年歲次庚戌冬十月甲辰朔越五日戊申嗣
皇帝臣某臣伏思顯考順宗未臨海寓眇眇小子託其
遺體顧踐丕基惟事聖母養以天下何無不有何欲不
臻而隆名盛典辭未見俞非臣所以表微忱酬大德也
欽惟皇太后陛下貞順而齊肅淵哲而剛明居常處變
愛威異施臣在先朝受詔漠北往撫諸軍可謂遠役以
義割恩縱輿其行迨輒河陽永懷彌切親至五臺禱于
佛乘尙憑陰騭早遂振旅殿閣是崇靈貺用昭旋聞國
恤併日馳赴邪謀方興授冊儲皇曾不再日埽清宮掖

待臣以來畀付神器自非睿斷安救內訌往歲鑿輅再
輒五臺淨供大修以畢夙願極心爲臣天燾地持日居
月諸其大其明非言所喻詩之言曰母氏劬勞推之眇
末咻仁煦慈百倍爲艱圖以報塞惟崇顯號者強而名
之庶幾聖德昭明天下是用類于上帝禋于太室奉玉
冊玉寶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欽
惟皇太后陛下慶躋莫上之尊福衍無疆之歷菲躬是
保慈訓是承

詔制

行銅錢詔

至大二年十月

錢幣之法其來遠矣三代以降沿革不常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交鈔以權民用已有錢幣兼行之意蓋錢以權物鈔以權錢子母相資信而有證今鈔法一新期於公私兩利重惟經久之計必復鼓鑄之規

至大三年十月赦

朕自嗣守丕基致孝太室奉上玉冊寶加謚太祖爲法天啟運聖武皇帝光獻翼聖皇后睿宗仁孝景襄皇帝顯懿莊聖皇后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順聖皇

后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徽仁裕聖皇后順宗昭聖衍孝皇帝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貞慈靜懿皇后于斯之時宜降德音誕告天下猶恐數赦或賊良民今因西北叛王不受正朔五十餘年其子齊博爾蓋愆前人盡數部眾歸命闕庭乃庫庫齊謀爲非覬未忍置理刑以輕典與夫崇建大刹上爲列聖報德冥冥下爲生民祈福昭昭者亦旣成功皆我聖母之德之致已於此月五日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屬大慶禮成宜敷渙號以新民聽於戲凡在有司一乃心

力以輔予治期底隆平

卽位詔

至大四
年三月

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同託順考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其踐阼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使百揆機務聽所總裁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勳戚元老咸謂大寶之繩既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卽正宸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

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于大都大明殿卽皇帝位凡尙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放殛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命丞相鐵木迭兒平章政事完澤李道復等從新極治其可爲今法程拯民急者具如左方於戲凡爾有官君子皆古所謂治天職食天祿者宜一心力欽乃攸司無替朕命

左丞許衡贈官制

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用爲丞民之先覺何物故之已久尙人思之

救庵集

卷一

五

未忘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兼領太史院事許衡玉裕而金相準平而繩直出處則
惟義所在言動亦以禮自持休休焉有容屬屬乎其敬
人能宏道惟朝聞夕死之是期我欲至仁匪晝誦夜思
而不得行已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來席下之
摠衣滿戶外者列屨達簡在帝心者率多丞弼窮固守
師說者不失善良鶴鳴九皋而聲聞於高鳳翔千仞必
德輝乃下爰立相以堯君舜民之志所告上皆伊訓說
命之言丹扈斥姦少不避雷霆之軋擊青臺治歷本于

筮日月而送迎繇理窮而智益明隨任使而職斯舉今
旣亡矣誰其嗣之於戲在爾身有垂沒世之名于朕心
有失同時之恨雖成廟納書以命諡固已振木鐸之高
風而功臣胙土則未加用申錫密章于下地光靈如在
寵數其承可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
司追封魏國公仍諡文正

中書右丞相塔喇台追封淇陽王制

出入帷幄在人十能而已則千訐謀廟堂爲相一年而
疾居半竟邦家之殄瘁宜王禮以追崇具官某維昔開

國之遺苗乃今太師之元嗣由爾世胄爲我親臣事世祖至今也凡三朝職食官而久者非一日灼其廉明而忠亮與夫恭遜而溫文眷茲中書出庶政之原居以右相絕百僚之席使加中政機總六軍善調護而長宮師監纂修以成國史如此重責皆所裕爲一德可以寬鄙夫片言奚止簡繁務思過榮之可懼視倖利以不貪同縮銀艾者十人爾先辭免其太尉均受錫田以萬畝爾獨還致于司空觀父子之並相一門求聖賢與尙友千古改爲改作緇衣何賴乎武桓拜後拜前赤烏未慙於

周魯方歌功於清廟倏委魄於元閭豈意少者歿而老者存益信神難明而理難測憐乃公獨傷於漠北誓爾後均胙乎淇陽於戲何但上下牀盡餘子可束之高閣如失左右手慨正人不作於下泉咨爾靈明歆朕休命可特贈封諡爲懷忠昭德佐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淇陽惠穆王

索隆噶台贈營國威翼公制

朕聞康王之入端門其從呂伋文帝之來代邸亦拜宋昌固知非心膂之臣不以付爪牙之士某官某任足以

致遠斷可爲克剛以世祖見萬里之明于親臣極一時之選愛其春秋之方盛責以夙夜之惟勤昉試于中俾執干而衛闕旋出之外與受鉞以平淮召移全軍往追叛戚旣誓捐軀之許敢辭奔命之勞何以報之所未聞者杯盃盞瑳以陳玉賓虞秩秩之初筵鞍勒盤陀以校金人避駢駢之上駟榮生如此哀死可無庸建爾於上公卽家爲國廣綏予之孝子與親共尊靈而有知歆是殊渥

楊恭懿贈宏農郡文康公制

聲相應而氣相求允謂風流之二老生有封而死有贈式昭恩數於九原其肩隨許魏國者誰歟而目爲秦君子則公也故集賢館學士太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楊恭懿抱經濟學恥章句儒守四書爲入道之階梯持一敬爲立身之根柢其辨析則江河之莫禦其操履則山嶽而不移信蠶有績而蟹有匡化三輔喪親之自致無鴉生突而祥生與視萬鍾於我亦何加所師授者皆成德達才有朋來者必忠告善道非商山之幣不起而宣室之席始前由道德禮樂刑政蘊之胸故歷象日月星辰

指諸掌明朝花謝數之精者堯夫何處星來君其問諸
李邵是皆非常人所企及宜其爲吾道之指歸今也則
亡誰其能及於戲天下之事日銷月鑠惟餘不朽之聲
名關西之風山高水長尙爾克開其苗裔英靈不昧異
渥其承

劉秉忠贈趙國文正公制

運際風雲不可謂生時之無益名垂宇宙斯克當沒世
而不忘將求若人展無與匹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
國趙國文正公某淵深而智山靜其仁方見龍之在田

嘗迨天之未雨貫百王之一其道于聖學以開明敷五
典之三爲綱肇人紀之修敘身本斯立政條用張頴祿
于陝之東西屯田于淮之南北從征六詔與越三江贊
神武不殺之仁治民心好生之德咸嘉謨之入告至大
業之佐成是以楓宸之念功俾于蘭省而總政屬王旅
單壺之迎勞隨王輿文軌之混同而獨身不及見之亦
眾心所甚惜者至元之贈進保爲傳大德之謚以正易
真在先朝之恤雖曰已隆自今日而思猶答未盡何功
臣之見後復太師之未加豈朕待爲于爾其告於戲非

登朝霞以棲其魄從往聖陟降于帝庭則抱明月而遊
平方訪裔孫徘徊於神道章追刻密恩重書棺

王思廉之考贈恒山郡正獻公制

陰雨膏之由太山出雲干膚寸滄浪清者乃蟠冢導漾
之濫觴卽物理已然而求見世德自微而著某官某之
考炳稟姿溫粹泣事敏恭知惟讀其父書示不忘乎家
學方兔在野之並逐猶鴻集澤之未安筮仕其時立勞
于國爲令雖囿乎百里施治可型之四方收敲朴之威
以求得情乎獄拒權筦之策以堙興利之源得古人用

其一緩其二之心故取民也有制非後世朝而三暮而
四之術其得民也以仁逮夫中統之建元治最十路于
宣幕不享其身者淵停而雲瀟以昌爾後者天施而地
生由服勤祖宗之兩朝俾進秩承疑於二品於戲推子
以及其父不干大郡以疏封知臣宜莫如君曷報舊人
之共政

妣贈恒山郡夫人制

婦人之爵視夫若子之貴賤而爲崇卑夫貴而子卑官
始大而終成寥寥無聞夫卑官子致位將相故人生榮

先廟集 卷一
而死哀之雖勢之必至營魄有知寵數欽若然猶視媿
德娠賢之何如某官某之妣武氏其夫雖未至于顯庸
而盡瘁州縣惟恐利澤不加于民而聲名日延可謂媿
德迨其子壯美知世祖典瑞於中大官再上食必以見
及而不後之隨時煥寒歲賜之服而克翼翼小心未嘗
見貶于聖訓者兩朝四紀自宥密而進丞疑而館閣于
月旦評者推傳相爲稱首謝事而去晚有宮賓之招亦
以老辭凡若此者皆出斷機之教可謂娠賢汝武氏兼
有之斯具美矣

散周氏塔塔爾贈蜀國武定公制

朕惟他臣之家由其子孫位登將相故褒命其親上及
三代皆有國之禮經崇大臣也具官某惟爾家則不然
尙論其世雖源遠未分而同出於天潢矧其考博囉岱
呼爾罕有功太祖立國之初及爾之身承是勳勞由帶
憲宗御器械出秉旄鉞疆理四川西起劍閣而東盡夔
門勁騎一蹂而宋人去平土城郭壁山柵水假息歲月
不敢出犯其鋒非獨爲國震耀武威張今混一之本使
爾子孫席是以興接武爲將纘乃舊服亦爲爾家邁德

物庵集 卷一
之祖求他臣家由子孫貴以衰命者語豈同日哉於戲
可嘉也已

考贈蔡國武穆公制

知臣宜莫如君君曰有勞而必報推子以及其父父雖
未仕而亦封實原始之教忠特飭終而追恤具官之考
福寬初由力穡旋致豐贄嘗倒困以周窮率裂券而免
負俾鄉鄰傾心而懷惠善頌其家鍾光嶽全氣以生賢
元勳于國祿及養以五鼎年幾躋於九齡於戲世皆流
澤于目前潢汗隨涸爾獨揚名于身後華袞何加尙其

光靈服此茂渥

妣牛氏贈蔡國夫人制

四民之中士無恆產工利器用商遷有無而皆資衣食
于農斯古有國官人必于力田由善務本故生子勞而
向義多爲鉅臣具官某之妣牛氏由生令子當令季朝
砧夕鼎之時獨完其宗來歸吾元以開勳爲顯諸侯而
與其夫安享祿養以終循是衰章宜及所自

某官之考贈韓國敬穆公制

惟勤夙夜莫踰誓御之臣何物暑寒敢曰休安其室屬

牧庵集

卷一

三

世皇之違豫召路寢以入居方憑几之道揚俄綴衣之
庭出恨不攀龍髯而俱上悼其附鳳翼之不終從事孫
曾如臨父母最是三朝之知遇加於百辟之等威何以
報之先德用章庶其逝者下泉無憾某官某之考秉氣
通正爲才裕優當僉其國之都議司聞振下民之餓羸
者損布爲端之三百與米爲斛之一千百銀桶之副諸
五金品之亞者初匪干民之譽如家量貸而公量收實
以推君之仁示朝信道而工信度種德若此生賢則宜
求臣鄰之顯親至師垣之極爵於戲高車駟馬維不覲

于生前袞冕桓圭亦足華于身後光靈不泯明命用歆

妣賈氏贈韓國太夫人制

夫封婦命雖君禮臣之所同子貴母榮以古驗今而尤
異欲彰孝之潔白可後典其焚黃某官某之妣賈氏賦
質柔嘉爲心恭懿出移天北山之李宜爾室家求奉祀
南澗之蘋奠其宗牖匪真善閨門之主饋又佐割帑廩
以振饑如聞壺外之嫺皆曰女中之士篤生哲嗣實爲
親臣於戲由雛引以鳳飛故得飾終於下土信蟹匡而
蠶績可以興孝于他門

妻韋氏封韓國夫人制

惟爾之家世緒絕遠自漢儒賢及元成父子繼爲丞相傳魯論於灰燼之末實開道統之源至唐其族尤盛女爲后而男尚主與仙李蟠根相終始歷數百年其遺澤餘波及爾身者與衮衣赤芾者匹最爲近象于魁三而朱幘翟茀以朝何異去天之尺五出門輝耀行路咨嗟可謂極命婦之榮而未正小君之號不其闕歟爲降恩綸

中書左丞相阿都台追封順昌郡王制

臣爲委質勞於同軌之間國以念功恩以襁衣之後雖飾終其時有所未及在追恤今日烏可或遺爰寵幽衷用昭異數具官某力齊嶽負量與川涵託開國將種之苞根挺明堂工師之大木受任閩外賈勇籌邊爲憲宗入蜀之前鋒因殘百粵非世祖投江以尺箠不返三苗報効之私寤寐不置百其身以奚恤一乃心之是期會師征險順而貞得夬剛決柔之兆考版圖之幅裂秉旄鉞以鼓行將削尊號于偏方必使義聲以先路勢乘破竹名正苞茅有不待陣風蛇之蟠而已飛塵星駟之捷

如震如怒衽金革北方之強于理于疆盡江漢南國之
紀羣黎壺漿而崩角幼主席橐以泥頭瘁事非伊成功
能爾凡十年爲丞于行省奄一旦違世於先朝白雲杳
歸于青山清風空遺于黃閣像未麟臺之貌服先龍衮
之升旣進師垣又建王國俾大書于神路過者式焉示
絕等于臣鄰忠則勸矣尙膺茂渥少慰營魂

妻扎拉爾氏追贈順昌郡夫人制

大帝立極之十五年嘗曰昔我太祖戡定中夏日不暇
給由天未厭宋德帝制偏方命將出師一家天下今惟

其時曾不三年墟其廟社雖曰睿算萬舉萬全亦大臣
奉辭宣力死職忘身有以致茲厥功茂哉用是追崇故
光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都台爲推忠
翼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順昌郡武敏王
其故妻扎拉爾氏在父母家幽閑而禮其移天也淑慎
有聞所可盡傷在不壽考以語媿德不及夫丞相建希
世之功以語娠賢不得食子大夫糾官邪之祿非賁元
壤曷慰貞魂

妻哈達奇氏封順昌郡王太夫人制

漢祖王吳芮於長沙郡史豈及其家爲晉武君祐妻以萬歲鄉夫則未嘗王也求能兼者伊何人斯非爲臣利用行師有餽水建高屋之功則其婦大疏封爵無女蘿施長松之好具官某妻姆于華望嬪我元勳貞順範乎閨門恭儉化其姻里間安興聖錫宴大明導必中貴人以前坐則外命婦之上寵莫宜于象服光何賴乎魚軒皎日穴同天豈私從其死矢高風物表人則爭仰其生榮與爾貽謀服我休命

張宏範贈齊國忠武公制

由弓冶而爲箕裘世其家之餘子用詩書以驅鋒鏑儒能將者幾人非資文武之全才安立功名于昌運鎮國上將軍江東建康道宣慰使都元帥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烈公張宏範純明而敏學沈毅而善謀爲二千石則有譽于魏邦嗣萬夫長克有光于蔡國城濟南夾寨卒圍齊盜以梟夷壁漢陰上游式遏荆蠻之豕突臨長江而先濟拔列郡之後降獨制帥堅守其揚州盡全師反攻吾木柵奮前茅以騎擊屠顏行纔十三人麾後騎以鼓乘斬首虜倍九千級震兵威于淮右授

使節于江東方遣倂趣三宮之入朝其丞相挾兩王以
出國建僞號以干正朔萃亡命而蠶甌聞率趨利之孤
軍活坐屠之一郡獲俘不誡就敵是求遂令眾叛以親
離猶且兄終而弟及轉偷生于溟海竟滅迹于崖山萬
里言旋九重入覲殷腆之紀緒已絕吳語之勞苦甚溫
方恃爲所父之爪牙而遽啟曾參之手足於戲雖爾身
不及識而世祖吉策則具存于朕心不能忘在功臣胙
土之未錫故卽發身之自爰疏賜履之封尙其明靈服
此茂渥

妣贈齊國夫人制

身先齊家所以立興仁之本天昌厥後昭其有教子之
方憫爾劬勞寵之贈卹贈推忠效節翼運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忠武公張宏範之母趙氏肅
穆持正含宏有容心靜而安惟修善以積慶氣稟者秀
能爲國以毓賢信有開之必先庸厚報其所自令譽永
傳于千古湛恩下及于九泉於戲後之視此亦猶今典
章具在逝者如斯未嘗往神爽如生

妻封齊國夫人制

因親教愛孝可移忠揚名顯親報不忘本彝倫所繫典則用彰贈推忠效節翼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忠武公張宏範之妻某氏厚積慶源恪遵禮範純乎坤道能靜守于母儀正乎家人可敦勸于風化親見門閭之高大載加名爵以推崇佩此光榮俾之耆艾於戲寵章所賁推吾永錫之仁慈教是遵尚勵堅貞之節

龔呼封營國顯公制

開國居先亦旣攀龍而附鳳傳家有託尤在峙鵠而停

鸞非天不享而日斯邁故北京路噓嚕噶齊龔呼自夫幼學以及壯行藹翩翩佳公子之稱植矯矯大丈夫之操嗣爲元帥代其耄親虎節相承可謂父苗而子播龍光不爽式昭臣敬而君仁纒纒舊服之數年遽棄慈闈于一旦噫雖功不施于遠而芳其流則多有後而才方將天門之宿衛於中何憾已增泉壤之輝光加有褒章以慰貞魄

妻封營國夫人制

仙李蟠根天桃華灼旣及閨其名族而作配于元戎內

佐堂構其父基外勉勤勞于王事棄詩書乎馬上髀肉
從消對勳業于鏡中鬢毛未改何爲不淑俾稱未亡求
斯世之賢哉亦爲女之士者於戲適從夫而死從子身
旣令始而令終高爲谷而深爲陵名必傳今以傳古

烏雅爾贈營國忠勇公制

惟太祖之基命龍遊乘雲有良臣以樹勳魚猶得水展
我同姓豈伊異人具官某氣鍾光嶽之純全誠貫金石
之堅確智足謀國勇則冠軍佐天運之維新憤人心之
未定旣降復叛必煩以行旣自北而徂南首遼尾魏亦

攘左而塞右膺齊背秦語其跋履於四方數豈戎衣之
百襲爲庸已懋其報宜豐可當非劉氏之不王姑啟若
魯侯之大字併申盛典少慰英靈噫佳城之鬱年三千
名固已昭乎白日分國於肇州十二澤期不斬於黃河
妻李氏贈營國夫人制

佐命龍飛及見九旂之大旆剖符虎節可輕十乘之元
戎贈以報其忠勞禮宜均乎伉儷具官某之妻由有淑
質莫不令儀鬱桃李之穠華藹菡蘭之芳佩季女齊而
奠牖吉蠲克謹其禴祠之子狩而韞弓險阻備嘗于軍

旅實從于疆而于理豈專宜室而宜家於戲雖魚軒未
及于生歸以新觀美而象服可由乎死泯不大疏封

張柔贈蔡國武康公制

風雲從而龍虎騰物有感于類應日月出而螢燭息理
無待于他求具官某當聖武蹂山東而北歸旋貞祐棄
河朔而南播俾司留鑰兼秉帥麾知歷數之將窮束于
戈而胥附殄孔山堅壁之賈瑀抗真定反虜之武仙徙
治保州斬荆棘以立府寺從戎汴闕棄寶玉而收圖書
事睿太憲之二宗封易涑遂以萬戶至世皇移全軍以

成毫偃枹鼓不鳴郊壘者十年懲齊虜削諸侯俾城燕
平板幹可壯邦畿於千里年雖云其耄矣功誰出其右
焉求先朝爵之上公何啻無十一於千百故今朕贈以
太傅實加異尋常而再三又增賁於九原兼追揚及二
代而父而子皆使向大帝之已封我祖我孫可謂于功
臣而無負庸躋絕等以慰明靈

妻毛氏贈蔡國夫人制

朕惟祖宗創業之艱必有摧鋒宣力不二心之臣雲從
影附克戡多難以成者定之功是用賁以追錫之榮而

牛庵集 卷一 三
配亦與焉於戲非吾將相勳業之家其孰能得之具官
某之妻毛氏淑慎柔嘉涉獵書史在金叔世實與蔡國
同其艱危及後爲顯諸侯憤世婦人妒悍爲俗甯殄其
夫之後不使媵侍在側者而獨善逮其下藹有惠及小
星之譽男女二十餘人教養不異已出故敦勸閨壺者
莫不舉是爲師先朝旌異之賜衣一襲詩曰鐘鼓于宮
聲聞于外者其不信然死既同穴而追崇者其可異諸
乎

牧庵集卷二

元 姚 燧 撰

詔制

楊爾昌贈壽國安惠公制

人之祖其木之本培植旣深曾之孫如榦之柯散分斯
茂比切雲霄于千尺豈濡雨露之一朝具官某生際時
艱役編氓籍雖迹沈浮千里社而名表襮于鄉閭德邁
乃身盡力菑畲其地澤流雨後聯芳侍從之臣矧侍前
皇有聞今日苟不上推其所自爰進丞疑何以下詔夫

將來用光冥漠

妻富察氏贈壽國夫人制

姻名門於遼右醮華望之宏農言必女箴動循婦道篤
生奔奔之令子實爲泚泚之武夫觀其臨陳以捐軀于
時蹈難可知卜鄰之提耳平昔教忠矧曾孫以宮臣爲
儲貳之傅友上推德澤皆發慶源於戲朕之贈右揆而
勳護軍疏恩已極爾一穀異室而死同穴受祉不那告
第以茲制綸欽若

楊德崇贈壽國康懿公制

羈于人而合于天徵書惟信非其身而任其子從古已
然源不浚則流豈長弓必勁而矢方剽取譬若近爲理
則同具官某自葉流根去華務實以名聞于裕廟遂驛
致爲邸臣不大其施以昌爾後膳祠主客郎官所職之
殷繁嘉吉軍賓閣老相資而損益生而有光于門戶死
者何憾于泉扃位亞師垣展矣三司之列寵加公袞歸
然九命之尊伊爾明靈尙膺茂渥

妻陳氏贈壽國夫人制

以育姜敬仲之遺苗歸有周揚侯之餘裔合姓皆神

之後生子宜禮度之閑進長儀曹近清光之尤切動容
閣老率舊章而不忘因觀從橐之能然皆出斷機之所
自秩上公以九命既疏大國之封開壽域于八荒宜正
小君之號用資告第貞魄是承

王守道贈壽國忠惠公制

臣之邁德固將流慶于後昆王者念功必使被澤其先
世肆卽下地爰進大封具官王顯之父守道生值時艱
出膺人傑屬金源之南播屹恆鎮而中居彼猶冀死灰
之然而潛出代交之策誘同官以所部曲殲都師不遣

稚孩佐太尉之孤軍奮雪雠恥復連城以千里盡返故
常鴻集之氓遂其奠居梟悍之卒戢不爲暴用輕典以
刑新國克遠省以任舊人損戶薄征折券恤匱故飲惠
者相率而尸祝其聞風者或形之詠歌非獨專乎軍諮
兼亦正夫侯度帝曰嘉止璽書爛雲漢之章民曰異諸
金節等河山之誓於戲功豈一書而足爵宜九命之加
矧有子嘗任其股肱尤可厚飾終之典雖若汝不復于
骨肉必猶多用物之精其克欽承尙永無斃

妻封壽國夫人制

凡曰有官之君子克慎其終亦惟主饋之家人能勉以
正典既所天之加恤義無同穴之見遺某官某之妻姆
張懿徽婦主貞順令閨門之不出奠宗牖之必親齊國
賢妃纒警雞鳴于昧旦魯侯壽母未聞燕喜于期頤合
斯異代以觀有不同年而語養以辨章之廩祿何報春
暉服其裕聖之笥衣足華歲晏居勤纂組而無逸動釋
几杖而不隨受祉之那比隆安有亦黃髮之良異者而
素心之所慕焉於戲開子壽域于八荒疏封先汝進夫
上公以九命濟美後人

耶律祭酒考贈涑水郡莊慎公制

臣克厥艱而始明敏其氣三七三仕皆由父教之忠眷
子問義之人師實漢僕射之位長固求還笏難斷抗章
是用追崇其先庶以垂祀乃後某官某中書猶子丞相
從兄宗承遼室之遺三祀三祀金源而全節尚論其世孰
踰爾家而又誨嗣續善三祀三之躬于以見平生夏統禘
之習自夫共工之謝晏然同俗之安爭饋肆乎五漿振
衣岡於千仞奉先惟孝雖若羞于禴祀也親焉接下以
恭其臧獲之久故者民耳匪直入官而知止抑展在家

牛肩集 卷二
而必聞惜棄世于九齡負爲國之三老於戲神遊安往
定徘徊乎故鄉袞寵卽封用昭章于疑墓嘉誅以副殊
渥罔遺

王思廉之祖沂贈恆山郡莊惠侯制

商容殷臣周武過閭而必式廉頗趙將漢文制敵而尙
思至公因見夫古人褒善不嫌于異代某官某之祖沂
言出無擇量深有容當天步未改玉之時明刑書爲亡
金之用立人由已飾吏以儒始知法以佐州尋假令而
爲縣以不揚威于長吏斯允濫罰于平民不惡而嚴雖

交無害伍符尺籍事專司六部之間駟馬高門報顧在
百年之後有孫四紀及相兩朝晚年嘗作客夫青宮時
竟遂明農於綠野遺榮若此垂裕尙多於戲父爲士而
子大夫爾知守死生于塋祭考贈公而祖侯服朕誕敷
隆殺之等威尙其光靈歆此明命

祖妣贈恆山郡夫人制

求世德于上古神明後者莫先于帝高陽屈原云然亦
豈顧後之人哉惟自是屈節雖不可譖其次傳則汝爲
其遺苗從可知也然自佩續紛于繁飾及夫曰黃昏以

爲期思公子于芷蘭不言而喻貽下女以杜若無忌可知
溯厥芳聞宜茲象服於戲教爾孫導其先路旣竭其力
以事君恐王母懷乎故都俾從夫爵而啟宇降斯寵命
賁彼幽扁

贈焦德裕考制

我國家禮御羣臣凡有位躋乎將相恩推上世必皆宇
啟于公侯匪專勸忠用以光孝具官某之考某生當立
武之日負其先眾之才旣長千夫將經百戰每獲俘而
不殺其久奴而必民化盜賊而爲善良振餓羸使遂生

活方亂離之靡定而仁惠之兼施自他人若是之有爲
而平日皆在所可紀由爲子之束于貧賤故世德不能
以昭明則爾後之熾昌亦式穀之教誨夫旣一門各盡
其道可于九原不顯其光

焦德裕贈恆國忠肅公制

事睿太憲以及世祖可謂圖任之舊人官趙蜀源而盡
東甌亦旣救甯于新國于勞庸之是迹何甄錄之可遺
爰啟大封用昭幽壤具官某忠壯而信厚剛毅而純明
皆得自天且資以學當王略經綸之際適金源通播之

秋覆巢太行遂武仙之首惡引翼開府雪史帥之血仇
後從蹕董漕于川中尋持憲省風于隴右行役之遠聲
名益延及太師之濟江乏才臣之謀閭自家而起乘傳
以從既同輻裂之軌文又翦彙興之萑莠爲勸之夥枚
舉豈殫方分省政之參俄有邦光之殄於戲永辭白日
佳城鬱三千年不及清風黃閣留一萬古

納喇追封蜀國忠武公制

朕聞率土之臣莫如同姓干城之將尤可異恩故遠稽
于禮經用厚加乎懸册具官某其在弱冠嘗爲選鋒迅

與鷹揚號爲萬人之敵虓如虎視隱然千里之威屬鉅
寇之反郊乏總戎之制閭來可居此孰有異然其爲人
心所歸不待君命之至推使秉鉞辭拒循墻卽下令于
轅門已折衝于樽俎握機旌建四川之草木知名開壁
鼓行三峽之星河動影勇頗牧之非匹策孫吳之可方
入阨危則膺眾所不先分賜予則如士之最下勁騎所
感堅城每摧如斯宣力于兩朝何止出奇于百戰於戲
降年弗永爲烈則多雖狀不及識之亦心未嘗忘者置
戶以守何樵牧可侵馬鬣之墟故壘卽封或魂魄猶思

蠶叢之國

伊蘇德勒贈蜀國武襄公制

遣戍以歌采蔽命于天子者爲將三世故國非謂喬木
名曰世臣者卽戎百年生而他人孰可方之沒則斯朕
所甚憇者具官某川涵而岳負玉裕而金相受鐵于成
童之年交綏于大敵之陣觀其進退以坐作得於生長
之見聞勇必冠軍功則推衆非有是爲將之體其何以
服人之心雖崎嶇殘蜀之餘久纔五稔顧枚甯平宋之
後艱已百罹置郡縣于夷蠻斥邊疆于甘肅或分使節

或秉政鈞自陝右而雲南躡辨章而丞相勳亦懋矣年
則未焉何期立極之新而失圖任之舊於戲乃祖乃父
旣不異乎錦里之封爾子爾孫亦可同是蜜章爲刻光
靈如在明命用歆

張弘略贈蔡國忠毅公制

保塞承勳孰曰將門之無種陵川受學共推師道之有
傳旣不墜其治弓而復敦以詩禮方資用世奄鬱佳城
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張弘略
易武以文克忠由孝在憲廟已頒其虎瑞故世皇游致

之龍光會盜發于東秦加兵助乎南紀援徐方之傳檄
夙料如成當炎夏以交綏宵奔已墮歸守衛士兼長儀
司賜金卸之厄被錦粲之服以中奉秉宣麾於淮浦仍
前授移使節於洪都大憝旣殲餘孽何賴超參南省之
機政隨開北首而棺懸雖未陳夫襚衣猶及贈其褒袞
於戲乃公旣邦之蔡無庸改封其家有廟於燕可從與
享精爽不昧明命用歆

秦國忠翊之弟巴克實巴追封古哩郡恭懿公制
繫朕聞汝惟昔在軍謂人集苑而已集枯羨鳥鳥之暇

豫何寸有長而尺有短投龜策之卜居道理之安死生
奚計某剛毅而明敏貞信而沈幾逃自叛王棄其盡室
義定君子之分石可轉而心靡移思輕妻子之私裾雖
牽而首不肯遄其歸以萬里始克覲于九重帝曰嘉哉
世所難者故其賚賜之物俄然充牣其庭或爲廷士于
中或將邊兵于外居無常所至則有功月旦之評士咸
高其一節春秋之筆史無待于他書不有褒章何發曆
德於戲恩如爾家之弈葉能令名者幾人封依兄國于
拂林兼位崇以二品靈而有識生氣凜然

楊福贈壽國武莊公制

所貴乎死丈夫橫尸于戰場其凜若生太史納書于幽
隨人臣斯得天寵何加具官某方初入官于遠行役第
知爭先而賈勇何有反顧而蓄疑將工礮之萬夫壯軍
威于千里志恢王略恨衣帶不甘南紀之存魄毅國殤
殉枹鼓以示北方之矯與馬革包棺以奚異詎蜜章納
壤之未聞展也與哀爲之賜諡爰加美號思期昭白于
廣庭式慰門靈制許焚黃于神道

馬實贈扶風郡莊惠侯制

惟仁者爲能愛人雖甚急賢才之得觀遠臣以其所主
始可精淑慝之分故世皇大公其心致多士善用此道
具官某棲身巖穴屏迹市朝旣力稽資其讀書復懸榻
慎于取友用先正魏公之薦得溫室省樹之觀問惟對
以國言事見可于天聽賚衣在筓進秩題輿萬里之塗
牽車共期到遠九仞之山止簣不願爲高竟自遂以終
身敢維憎茲多口傳家有子應宿爲郎治膳祠主客之
殷繁酌嘉吉軍賓而損益諸有疑貳皆資老成於戲克
對無羞皆汝教忠之自或靈有識欽予追恤之褒

蒙克特穆爾祖考伊蘇追封秦國康惠公制

朕禮遇臣下將責其報上而効忠故先之惟親而立愛
人曰予知不力善烏得夫令名祖以孫尊必既貴乃推
以哀典大夫尚書左丞蒙克特穆爾之祖考伊蘇繁我
高后于爾先人聞為世之所賢奏遣伴而將致由渠既
耄辭不能往以汝克肖代之而行非家學有自而來不
父譽如是之力春秋方富初供奉乎東朝夙夜惟勤載
徒征于西域託椒房之親以為傳父居畫室之館以鞠
帝姬雖一語而一言可三薰而三沐即其時皆書之冊

視他日取用為模至今天府所藏尚存擇古地官爰加
以贈於戲子兆民以敷五典生不及邦教之是司公九
命而勳上階沒其與子封而為亞英靈不爽幽賁其承

祖妣克哂氏呼實尼沙贈秦國夫人制

婦人能動循禮度既宜室而且宜家王者之加錫號封
不從夫則必從子存亡奚間古今所同贈光祿大夫大
司徒上柱國秦國惠康公之妻大夫尚書左丞蒙克特
穆爾之祖妣克哂氏呼實尼沙貞靜而幽閒柔明而茂
淑德實在已貴不以夫由嬪椒房娶妻必食于河鯉爰

從戎輅大人未造而淵龍由託子其王姬是用尊爲傅
母盛哉車服之出入蔚爲門戶之光華生子則賢旣閒
關功成千萬里有孫而相亦崇高位至于三公何爾身
不及見之斯朕心所尤惜者於戲高后之明竝日月生
及依其末光夫人之行如山河沒可忘其幽賁大秦啟
字貞魄用歎

考崇福使阿實克岱追封秦國忠翊公制

贈以褒忠凡善無微而不錄名取副實夫言有大而非
夸惟遠藩之舊人及承事乎列聖匪封大國安賁下泉

某考昔在憲宗未登宸極初因太子同生于其地故卽
在軍鈞錫以是名嘉與帝姬共其傳母臣求愛遇于當
世人誰過諸女采撫鞠于內庭妻亦賜者逮六飛之巡
蜀乘世傳而超燕世祖異觀宗臣不劣所欲則與之聚
爲猷而必其成屬叛王阻兵于北荒致懿親絕使于西
海責從間途以往奚翅乎十萬里之遙竟懷重寶而歸
已忽焉四三年之久最其勞勩無與比倫報宣其身願
後者天命由出舌在今其子補豈專乎袞闕用方賴其
錢流設爾無是之雋功亦朕不遺其哀典位崇太傅何

及鍾繇虎賁之共昇宇啟大秦足表造父馬迹之不至
英靈不爽茂渥其承

李道復曾祖考執贈韓國公制

于傳有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在易亦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何天道之應若質劑而取償而人事之修如菑
畚而望穫具官某之曾祖考某尙論其世孰論其家自
後唐僅十五傳至今代實四百載秋闈戰藝嘗從退鷁
以俱飛晚節考槃遂卷屠龍而弗試猶不失一鄉之善
士矧其資上黨之素侯源濟也則其流長城高者由夫

甚厚宜爾來裔爲我蓋臣一乃心之是期百其身以奚
恤與同休戚嘗憂杞國之天不大聲色再抱咸池之日
將以圖報惟有疏榮故于三代之相承皆以上公而爲
贈於戲汝爲其曾王父雖不及股肱于廟朝朕命以子
大夫尙或可肉骨于泉壤光靈不泯恩綍用歆

曾祖妣郭氏贈韓國夫人制

內言不出于梱雖無事之可書大孝能顯其親凡有功
而必報此古聖人勵忠之意亦士大夫反本之心某官
某之曾祖母秉德淵純移天令淑正位乎內利家人在

饋之貞以禮自防見君子采薇之說遂衍曾孫之慶用
疏列土之封精爽有知欽承惟永

考贈韓國忠獻公制

九仞爲山覆篲其址百川學海濫觴是源因於已然而
卽觀莫不積始而至厚某官某之考某淵深而智山靜
而仁當勝衣弱冠之年奮前驅執爨之役以從王事爲
馮忠靖周旋者勤不告勞能審敵情效余華明成敗者
算無遺策後移漕幕與府佐所至事治而言行在乎他
人自足爲賢而推爾能猶未言善屬裕皇妙擇乎師友

俾子孟入侍于皇孫凡太后之所如必耄年而不後輿
疾河內道卒冀方其盡瘁以事爲如何于無德不報之
有待遭成廟違棄其萬國與先帝臨御于四年洪濟于
艱嘉猷是賴兩扶青天之紅日一新黃閣之清風能蹈
難而不辭實教忠之所自於戲觀子可知其父乃古人
不同時而云然事君能致其身則今朕與偕行而見者
生負爲明堂之八柱沒宜享清廟之六瑚爰啟茅封式
光蓬顯

母王氏贈韓國夫人制

婦人能循禮度既宜室而宜家王者之加號封不從夫則從子死生莫閒今古所同某官某之母温恭而懿徽柔惠而貞順觀其儀之不忒宜爾子之曰賢會姦宄伺鼎湖之格天潛圖內難賴忠良辦虞淵之取日尋復重光如斯借筭之籌皆出斷機之教延登伊始追錫維新爰循從爵之封庸示歸魚之寵尙期冥漠少慰靈明

妻贈韓國夫人制

國家以名器之公盍深求于崇報夫婦乃人倫之本宜並著于顯榮爰考典章用敷寵數某官某之妻賦柔嘉之性凝婉靜之姿姆于名門素守女箴之訓婦此良士峻居儲傅之嚴所斯夙夜之相成不謂死生之有間慨駒陰之不待失同依日月之光緬象服之是宜尙足表河山之行進封大國正號小君庶其營魂歆此嘉命

妻封韓國夫人制

王政重于報功國風本于正始齊家有道內助臣忠賞爵惟公尙從夫貴以厚人倫之別以彰婦德之嚴某官某之妻懿敏柔明雍和專靜遊選蚤由于名閥篤恭密侍于慈闈嘉若令姿歸于重輔行學素足乎已富貴尤

虛其心義調琴瑟之和禮飾笄珈之盛俾爾壽俾爾昌
熾豈惟偕老之榮在其身在其子孫孰愈兼全之美克
膺寵渥茂介禎祥

牧庵集卷三

元

姚

燧

撰

序

讀史管見序

宋社旣墟詔令湖南憲使盧摯以內翰籍江南諸郡在
官四庫精善書板舟致京師付興文署以故宣之致堂
讀史管見亦歸興文自是庠後學之士廢讀是書大德
辛丑燧持憲節使江之東物色久之明年得本旌德呂
氏之塾而劉安官校是邦會其月廩師生之餘穀充于

庚而錢羨于帑足以備工俾翻刊焉因憶曩遊江西閣
編修宏方掾此省出管見藁數紙曰斯公遺墨俞秋山
故物也嘗貽其子婿黃有開有開貽宏宏敢以上之先
生遂受寶之踰十年矣份摹卷首每笑鍾繇求蔡邕書
于韋誕而不得誕死至發冢以取其癖如是觀公今書
于用筆精未必逮邕求邕書之存今者止于獨斷惟箋
漢氏名物豈若公于千二百六十二年之事千狀萬策
叢臻其前一揆義禮之正褒以勸善貶以誅惡使地下
之人寵受華衮恥蒙市撻其效法春秋扶植人極之功

何邕所敢跂及復哀其特邕死孔融思之以虎賁之貌
惟肖飲必引與之同賦蕩之七章曰雖無老成人尙有
典刑然非是彙世烏乎知其竄削之勤已精求精已密
加密垂後之不苟哉足使學者不煩發冢可少槩見公
書于今移融之慨歎夫尙有典刑者不在虎賁而在此
也其書已貽之同門友許約安求爲序旣喜是板爲興
文之始兼其得藁之由與今所歸以諭觀者

國統離合表序

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于蘇門山嘗病國統散于逐

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焉因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私臧諸篋遇有疑忘卽是而叩無異多聞博識之見告者四十年矣是歲之秋同門友許君得卿自金陵過宣畱語再月間以示之得卿善其非出己意而新奇爲說特抽綱目所有彙而爲編雖刊置凡例之後猶不謂僭而校官劉君德恭方刊胡公讀史管見于宣庠聞之謂因是工可斷手于旬浹遂取徽建二本重勘校之得三誤焉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作延康元年凡例曰中歲改元無事義者以後爲正其在興廢存

亡之間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爲正其下注云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之范史及陳志注文是漢號通鑑所書乃若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能悉見例云然則爲漢爲丕疑猶未決矧其時正在興廢存亡之間今以前爲正從建注二十五年其一章武三年徽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無三年餘與徽一凡例則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卽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卽稱建興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故今正之卽是觀無三年者則昭烈爲無終獨

建之失曰後主者微建皆非嘗求其原由陳壽晉臣晉受魏禪不敢帝漢而臣魏故不曰漢曰蜀謂昭烈父子爲先主後主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爲目錄事皆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出始曰漢中王卽皇帝位統斯正矣而于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鄧艾至成都書帝出降明年又書魏封故漢帝禪爲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豈于卽位正始之年不帝反曰後主乎是與十四十五十六卷之起盡反凡例諸曰後主

者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刊正者也凡例又曰有被廢無諡者但曰帝某而不用後人所貶之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均於無諡者故下取晉帝奔與唐睿宗景雲二年注立宗皇帝先天元年明年始大書立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者例大書三年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參稽可皆啗合無齟齬也又其一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未嘗大書肅宗皇帝至德爲無始故今于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得上同于開元嗚呼三者均失

而延康之取至德之去猶皆小小何也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子之異豈不于統大有關乎故特書曰帝禪有罪走爲不躋者度不可以戶說雖面受之心不然焉或以爲知言非獨走也有見可一時之快而建興之帝亦將雪其比德失統主稱千載之恥於九原矣

唐詩鼓吹注序

鼓吹軍樂也大駕前後部設之役數百人具器惟鈺鼓長鳴中鳴感篋皆金革竹無絲惟取便於騎作大朝會

則置案於宮縣間雜而奏之最聲之宏壯而震厲者也或以旌武功而殺其數取以名書則由高宗退居德壽嘗纂唐宋遺事爲幽閒鼓吹故遺山本之選唐詩近體六百餘篇亦以是名豈詠歌之其聲亦可齒是歟嘗疑遺山論詩于西岷有無人作鄭箋之恨漫不知何說心竊異之後聞高吏部談遺山誦義山錦瑟中四偶句以爲寓意于適怨清和始知謂鄭箋者殆是事也遺山代人雲南參政郝公新齋視爲鄉先生自童子時嘗親几杖得其去取之指歸恐其遺忘以易數寒暑之勤旣輯

所聞與奇文隱事之雜見他書者悉附章下則公可當
元門忠臣其又鄭箋之孔疏歟公將種也父兄再世數
人皆長萬夫于鼓吹之陪燦稍而導繡幟者似已飫聞
晚乃同文人詞士以是選爲後部寂寂而自隨無亦太
希聲乎其亦宏壯而震厲者亦有時乎爲用也兵志有
之不恃敵之不我攻走聞江南詩學壘有元戎壇有精
騎假有詩敵挑戰而前公以元戎握機於中無有精騎
孰與出禦走頗知詩或少數年使得備精騎之一曲橫
槊于筆陣間必能刪壘得儁而還惜今白首不得公一

振凱也公由陝西憲長以宣撫使巡行郡國淮河之南
欲序故燧書此

馮氏三世遺文序

古之人道德積躬而孝弟行于家風教及于鄉而勳名
流于天下後世父基而子構祖塗而孫轍存乎當時簪
紳榮之垂之于今竹帛煥焉是之謂世德之家如楊震
袁安四五世迭爲三公桓氏世爲帝者師與後漢祚相
終始下乃唐之韋杜八葉蕭氏其間彰明較著者尙多
由是以來有志樹立門戶者夫豈無其人哉然不一再

傳子或不才孫復不令仁義之不修詩禮之日捐徒業
下逐百工眾技之利自混於齊氓能不觸刑辟以及其
宗祀者又於不才不令之中有絕俗之識者也嗚呼世
德之易實而難傳如是者果天歟天未嘗禍善人有開
于始而無聞于終有先于前而見羞于後者必自夫人
焉必人也耶簞食豆羹爲物亦薄矣吾之與人猶必揆
之于義以裁其當否况如天者將畀人以世德甯不靳
吝愛嫖誘之于冥冥相之于昭昭俾繼繼生賢不墜其
世者未必人力能致然也馮氏由中議擢金天眷己未

第中順通議右部以及今奉議凡五世儒仕鬱爲清風
素望之家者百四十有八年亦庶幾古之世德人哉子
休復進學方力諸孫綦綦紅藻碧蕙穎發庭下又如星
來者之未艾也求今喬木故家可甲乙者輪指不滿四
三嗚呼亦有非天之爲者中順以中議卒官同知山東
轉運時年五十有九故甫年六十以同知橫海節度致
仕通議以同知集慶節度亦六十致仕率不滿年格而
止不盡享有之留爲裕後之謀若良農之休其地力而
不竭其出也然三世皆止同知亦理之不偶然事之可

牛原集 卷三 七
異者中議之文逸不可蒐輯中順白雲集通議松庵集
右部常山集奉議皆板之行世矣目曰馮氏三世遺文
俾燧爲序曰夫人之言爲聲聲原於氣中順之氣勁故
其辭簡潔而峻清右部之氣和故其辭溫厚而優柔通
議之氣粹以正其學綜博而趨約故其言之見于誕布
除拜吟情託物誅姦彰善者剗戛陳言一以經史爲師
淡麗而不諛奧雅而雄深多體而不窮視金諸作最爲
高古信一代文章之宗也嘗致仕居嵩山之松庵以故
人多不敢官公第曰松菴猶魯人於石守道曰徂徠然

奉議名岫僉河南北憲事

紫陽先生文集序

紫陽先生長先世父少師文獻公十有五年交友間少
師獨畏而不敢字者言必稱先生由其爲河南徵收課
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按部洛西識燧于幼稚迨少師棄
長尚書幕隱居蘇門輦致子之以不力于學數加困楚
先生聞而馳書止曰某令器也姑無爲是急其蚤成長
自不爾先生四子保垣萬駒緱山嵩山皆中下殤旣俾
弟之子元楨嗣其職世祖以王教起爲京兆宣撫司參

議年七十其歲乙卯卒乾州四女長適張篋者相失兵
間次王亨皆前夫人劉出且卒執亡妻手語夫人吳曰
他日無醮他門必歸姚氏後是四年燧壻其家得觀還
山集者于夫人所夫人襲先生遺集寶有甚至不以付
三壻夫人卒亡室在蘇門其書歸王氏亨亦不得而有
次姨自櫛之燧後爲秦邸文學亡室求之百至不可志
而與其姊絕尋卒刺膠州子子監江州路位總管上者
晦求板之亦不可季姨適任良及主荆門長林溥求公
書與俱十一帙中止校其四時晦已卒弟曙也自江州

來長林省其姑錄四帙歸後亨子某壻昭文館大學士
楊元父其母亦卒得疾喪心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之三
年當大德癸卯昭文子寅由爲南臺監察御史過華陰
于王氏敗笥故書間得其七帙寅囊以遺燧思四帙在
季姨所者他日必合而一會季姨終良喪攜其子某親
迎吾家舟及齊安亦卒燧傷之曰嗚呼何是書之多艱
哉今年四月曙滿秩南劔錄事將西入秦求七帙板之
建甯書坊過宣燧以寅所授授之因慨晦始受學先生
常面命之曙後先生卒一年而生願能成其兄志而交

其祖書行今與後亦弟弟而慈孫哉若先生鄙國世家
傳次及平生嗜學述作之富與一世之士服爲關西夫
子者有遺山江漢西庵三先生之碑銘之集序言故燧
著是五十年間幽鬱于昔將昭章于今者于篇終云

郭野齋詩集序

古之人武以戡亂文以守成顧時義焉何如遇斯爲之
今爲士者事會之來縮項惴懼不敢一出而用其學自
班乎武人成功之間無已太固而拘乎嘗聞郭野齋公
自其未冠而爲士子時喜關弓馳馬讀韜鈴書其先公

禁切之每不爲止交遊或近狂之而弗善焉迨筮仕也
連三佐戎幕用其畫軍旅率輒效而先公始信其他曰
果繇武立勞者會至元丁卯大集諸道兵襄陽張平宋
本一時材武智計之士莫不繩聯輻湊各試其能長圍
之下凡六年而拔之乘破竹銳浮馬箠渡江乃得專一
旅之眾踐蛇茹蟲崎嶇楚越之徼以蠻獠之驚岸詐譖
曾不敢少俟其鋒旣懷柔者必仁存而信撫之使人不
知有易代之懼又握虎節以卒于軍今縣官故事職乎
民者子孫或不世能世之者率職乎軍父死而子繼

之兄終而弟及之如漢之徹侯以故其子嗣長萬夫而始弗善之者自妄其言之迂狂朶頤瞠目若不可少望其遺塵嗚呼亦諸生之壯偉哉燧遊餘杭都漕寇公理賦兩湖曰余野齋相好者子亦有雅一日焉今嗣詹成是求序其遺集子容讓爲因得讀之盡卷爲詩六百餘首曰嗚呼子曰詩可興可怨今之詩雖不得方三百篇可攷以知國風與王政之小大要亦繇于吟咏性情有關美惡風刺而發非徒作也矧其善爲形容所遇如函夏蠻裔之山川習尚諷之如人身履其地史氏斷章取

之亦奚異于觀之風其有拂吾耳感吾心而出吾口者直至而激烈不自知其言之不可爲誅姦之屬鏤也今也同時拔蹟襄陽材武智計之士功與公等位與公夷與或過之者將千輩而有一言若是幾于道者乎則公兼衆人之能在衆人則不敢覬公之至也公諱昂字彥高始知山東統軍司事改經歷官再經歷襄陽統軍司擢副沅州路安撫使同知沅州再副招討沿邊溪峒使俄陞爲直改虎節長萬夫戍撫州遷廣東宣慰使仍虎節將本軍以卒嗣侯震也輯其遺文板之播曉一世曰

吾先人非獨功如有言又如是其能子哉

樗菴集序

余讀陳杞世家敘舜禹契稷伯夷伯翳之裔于帝王與顯諸侯曰有本紀言有世家言獨于皋陶封英六曰無譜嘗爲之廢卷曰嗚呼英六建國也歷虞夏商周四代之間將二千年由無譜雖以太史公之綜博猶不能推采其世竟與滕薛騶小不足齒列者同歸于弗論則清風素望之家子孫能完有其譜不隕世德者豈不難其人焉摺歐公取以表宰相世系于唐書也然惟世事摺

紳者知尚乎此其或徙業不儒纔四三傳于所宗親猶不能舉名曾高況族從之遠而蕃乎千歲之緒一朝而微絕其發太史之歎而見比英六者不知他日幾何人也近世惟吳氏從五代晉少帝降遼爲遼名臣三世三相國陳秦燕秦燕皆中令中令而不官少異矣然繼繼摺紳至提舉鄧州學校君八世宗從百數十人非君死生一譜于板蕩之中不使其遺裔得見先德之盛于今日嗚呼其善爲子職者後君沒之十九年至元庚寅子京出其譜而見其然且求敘君樗菴集因伏讀終帙得

古賦三古詩八十四律詩九百八十七樂章三百二十
表書啟五十四序引記三碑誌事狀十三祭誄青詞祝
文九十二榜疏十一凡千五百七十篇非其中閱肆該
蓄能是富多乎哉聞君在金季也年猶甚盛已受海內
聞臣譽士之知書候其門必曰內翰蓋已與其不蹈是
地不足以盡其學能今斯人者復皆淪亡顧求君故人
子及識之垂髫中若燧者耶亦足爲斯集之悲也竊嘗
泛觀大率古人之書不行其時而傳諸後故其時之人
及見其槩有不若後人之盡其完則斯集之所悲豈非

適爲燧所幸歟夫讀其書必知其人質者拘窘揆者游
誇近者膚卑豪者峻宕剛者麤厲而弱者氣乏與夫徇
今者陳茶戾古者無法葩豔者遠實喜異者艱崎失志
者詆訕躁淺者迫切而挾數者諛傾其失非盡乎此也
惟所性中正宏厚者故能優柔而明炳洞暢而溫醅斯
大雅君子言符其德者也斯集有之然不苟作尤致意
于朋舊患難死生之際亦足爲後學篤倫理之師瞽見
如此異時者出將以余爲知言云其出處詳見故河南
府提舉學校李君竹齋所撰埋辭又聞平生于遼金右

族字名官勳世數子孫及其外氏何人皆能默疏而備
言我外舅紫陽翁嘗勸其爲書豈將資筆近鑑耶惜不
果成也京今嗣爲州教偏偏自持操置門第甚高其姻
與友必求其類真不隕世德者其喜譚遼金世族蓋習
聞餘論庶其能成書乎

趙樊川集序

樊川宥密公長安別業也其地得姓則由漢舞陽侯噲
有墅乎此豈與葉邊舞陽封國改爲樊國者同其時耶
唐則韋杜二家專之皆宅北山之曲韋西而杜東以故

中舍杜牧名其集爲樊川公居二曲之間余少之時屢
至焉其地先甚荒棄由爲公有歲新而月盛之泉石巖
洞池塘林木出沒窈窕魁奇繁薈凡可娛心而駭目者
悉甲其鄰人亦曰公樊川中統之初京師諸貴詩其圖
者惟大參楊公西菴爲絕倡云一賦阿房萬古傳而今
還有趙樊川謝公墩上王公住異代風流各自賢公平
生精練世故每自負其沈幾先識算無遺策國家亦以
是期之初未知其文公沒十有八年中子饒摠管通議
君訓始撫遺橐百數十首爲集而板之嘗因最公自子

無幾何會予自中書舍人出牧杭州歲餘改右庶子移
疾東洛明年復刺蘇州四年間三換官往復奔命不啻
萬里席不遑煖矧筆硯乎所託文久未果就及刺蘇州
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因發閱篋中表睹居敬所著文
其間與予唱和者數十首燭下諷讀惛惻久之恍然疑
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草序序成復視
涕與翰俱悲且吟曰黃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唯將老
年淚一灑故人交重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龍門
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業之恭慎居處之

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骨肉之敦愛邱園之安
樂山水風月之趣琴酒嘯詠之態與人久要遇物多情
皆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序時寶歷元年
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吳郡西園壯齋東墉下作序

盧威仲文集序

一元之氣不能皆陽故陰時出而乘之然而制陰者必
陽也世道不能常泰于君子故小人迭出而否之然制
小人者必君子也聖人作易于君子小人之際必寓其
扶陽抑陰之意聖人何必哉順天道也一小人生而君

子必與之並生焉生此者所以制彼也仲舒汲黯並引
湯而生張猛周堪並恭顯而生朱雲梅福並光禹而生
天意可知矣是以鳳憚王章賢憚王嘉覽憚陳蕃冀憚
李固操憚孔融諸武憚仁傑仙客祿山憚九齡守澄憚
劉蕡異罇憚韓愈憚之者人也所以使之憚者非天平
吾友威仲之生其將使世之有所憚乎其天以傾世道
之陰乎其文吾不得而多見其大者矣甲辰一疏奪權
臣而褫其氣蠶績而蟹匡范冠而蟬綏夸者知位之不
可恃悖者知禮之不可失其有功于名誼如此垂紳學

館之際是非必陳邪正必辨闕政無能言而言之者必
威仲也巨憚無能拒而拒之者必威仲也射精而猿號
鑑明而塵至威仲於是不見容於表著之底矣湛浮田
里嘯傲江湖此自古忠臣志士所不免威仲身誦而道
不誦矣予嘗熟玩其文之一二大抵體根于氣氣根于
識識正而氣正氣正而體正故勁特而偉健明白而洞
達激烈而懇到望而知其爲威仲之文蓋君子之文也
抑余有聞年有少壯老之不佞氣有明昏憊之殊致故
爲善于少壯之日則易而自立于衰暮之節則難惟學

則一而已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以直養而無害又曰是集義所生者夫如是謂之學此威仲所素講者余復誦而勉之

高麗潘王詩序

天下之事以古方今不異則同異乎古則同乎今異乎今則同乎古異必一居無有若高麗氏之古今兩異者姑卽已事而觀之始晉惠之永興盡宋文之元嘉偏方立國若成李雄代什翼犍涼張寔呂光南涼禿髮烏孤西涼段業李嵩北涼沮渠蒙遜夏赫連勃勃後秦姚萇

西秦乞伏歸國仁燕慕容皝垂南燕慕容德西燕慕容冲合是數國之年取其兩端冲少不能踰紀沮渠不及四十年一何促促若是耶庸以較夫高麗氏王建立國于唐明宗長興壬辰歷晉漢周金宋以及至大庚戌傳二十八歷三百七十九年垂統之遙遙繼序之昭昭况賴聖世億萬維年其來猶未艾者獨何修而臻此哉豈負固海隅中土之兵不能以至與將善于事大不失其貢職歟將修明治具禮樂刑政維持之效歟抑箕子之澤百世而不斬也吾所謂異古者此焉耳其異于今均

牛屋集 卷三
之曰王異姓之于天宗有間也然宗王雖受封大國同
升虛邑何也未嘗祖別子于廟人民則天子使吏治之
其府雖得置監郡與府屬皆請而命諸朝而刑人殺人
動兵何敢越律其民五家賦絲爲斤纔一猶不聽下令
擅徵發其地皆輸之天府歲終頒之其網亦密矣遇高
麗氏則不然有宗廟蒸嘗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
率其職也其刑賞號令專行其國征賦則盡是三韓之
境惟所用之不入天府若是而曰異乎今者然乎非歟
最二祖之所併苞何翅萬國其苗胄有世其土而王者

乎雖牽塗人之裾以問之亦皆曰無有萬國獨一焉世
祖又爲乃先王降以安平帝姬追封秦國實生今王于
屬爲甥而妃又裕皇元子晉王公主父子先後連姻帝
室當儲皇之敕甯內訌也王與定策故皇上報之加開
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瀋陽王駙馬都尉征東
行中書省左丞相高麗國王後以宗王封大國者惟一
字遂與同之又原降制惟曰瀋王進尙書右丞相加推
忠揆義協謀佐運功臣湛露恩光可謂無以尙者其相
與參軍踵門謂燧曰詞垣之臣不可不有詩也君爲序

之翰長乃帥其屬共爲賦頌褒揚揄拂歸美聖德歌功
台階其聲鏗錫若金鐘大鏞之夏乎虞業焉其文焜煌
若山龍藻火之摛乎繪綺焉既不遺于一善燧序先之
則爲箕舌之糝糠有譏其贅者矣

遐觀臺唱和詩序

遐觀臺者今常之無錫丞前南陽府教梅谿楊蔚彥亨
之別業也其扁則致仕翰林承旨王公鹿菴所作用筆
高古神閒韻遠眞天下之奇書哉彥亨自賦之外詩若
歌者十有三人余識五人曰樂吏部梁兵部李庭賓王

繼明張毅也其八人未之傾蓋焉捧玩披吟各篇俊發
諧互鏗鏗皦皦通暢金石之音未足以喻其正而麗也
摘藻煥輝絢爛奪昧黼黻之繡未足以方其實而章也
二十五年余罷直玉堂之明年彥亨亦秩滿無錫聚居
穰侯之國余忘爲詩君先挑嘗焉日夕和賡浸淫卷軸
顧余豈敢追配大雅然騏驎千里駑馬程以十日或猶
及之是以竭力蹶倒景之後而不辭也于是之時彥亨
求序梅谿唱和余莞然笑之非求序也特詫彼十三人
者之能言相媿焉耳雖然子見夫善奕之與拙弈乎拙

奔獲偶善奔則其智日增善奔之避拙奔則懼其術之
日退也君懼退術耶余智烏乎增將日負博局而惟夫
子之是從也

壽龐禮部母夫人詩序

古之人曰觀其子可以知其父父丈夫也我丈夫也身
以接之何嫌宜若不待由子而知若夫母也則非有親
好於平日有不得一躋堂陛而跛其几杖非由子以觀
其知有無從者蓋迹其已事也天下之人惟善其常而
變故欣戚一發乎情必善常其變而變其常而後欣戚

不干一揆以義方龐詠之銓官海南也去京師萬里蒙
犯炎瘴蒸如毒厲而至于海舶涉洋矣蕩以春雲之濤
引以排山之風幸其旣岸始礪兵負甲以鬪未服之獠
出萬有一生之塗滿歲不可必其來歸亦至戚也使母
夫人如他人去其子百里期盡旬月而反煦煦以節早
夜時饑渴爲戒繼以牽衣相泣者則詠雖勇于功名亦
安能斷襟以去乎哉其果爲行由夫人之能勉以君命
之不可反汗臣職之宜于賢勞也故曰常其變然詠嘗
御史裏行嘗修撰翰林今爲小宗伯皆清列也鄉距京

師可再日而至其養則膳服足以華悅其口體其遊則
貴家姻里願賴其儀法亦至欣也而夫人猶不輕去先
人墳墓以安享有甯家於涑水之濱視榮耀若無與已
然者故曰變其常諺曰不啼之兒誰不能持嗚呼如是
求之其情與義有遜而不得者乎至元二十有三年燧
始識詠于燕後是七年相遭武昌是年如海南皆數夕
而別元貞始年始同官翰林入同事而出同適驩淡而
閒暇計始至是踰一紀矣可訪親好以縻官于庭無所
爲而至于涑故于躋堂陞而跂几杖且不得而遂焉矧

齒其年乎哉惟知生以四月一日詠自善爲文凡庭臣
之文者率作歌詩爲壽燧欲序之前年妨以史事去年
迫南歸今閒退于郢無掣乎中故書所由爲序示詠以
致三千里之賀

王憲副母夫人九十詩後序

嘗讀詩禮之言而知其祝壽考者恆在于有官君子也
聖人之心非不欲四海之民盡然顧其勢有不可必得
而其仁止于不饑不寒無金革以沒其齒而已矣君子
則不然責以其治代天工也效以其澤及斯民也縻之

以好爵酬之以重祿王者既崇高富貴之故人之蒙其
賴者其報惟有壽考之一言曰庶幾乎由吾是祝而永
年可悠長父母吾也嗚呼君子之于民有父母之道者
也非生而出之者也而民猶忠厚若是况君子于親託
其遺體乎則其祝壽考者將什百千萬于斯民之于吾
也匪徒祝之又以其祿養之卿士有家者也以家養諸
侯有國者也以國養或曰民之無國家而壽考者若何
而爲養曰漢民之長吏存問歲時致帛絮牛酒者猶其
遺意也允中方爲河南北憲副有官君子也母氏夫人

年今九十壽考者也食四品祿家養者也養有祿故能
備儀物備儀物則可愉裕而無憂愉裕而無憂則壽考
者益昌延而無期矣允中以黃髮之子奉白髮之親篤
其孝者爲如何然未嘗觀木之稚也氣銳皆上聳而挺
直無求依其旁其老也勢竭皆下樛而婆娑有求質于
下亦理之自然而人亦或有不是異者也則夫人以白
髮之親撫黃髮之子益隆其愛者又如何是皆足爲吾
身昊天不弔者之深悲矣余識允申十年于今未嘗言
及其親已丑秋遣其子銘持諸賢爲夫人序詩八十者

物類集 卷三 三
二十人二十五篇詩序其九十者二十六人三十三篇
編爲兩軸最之爲四十三人五十八篇蓋有同是一人
先後兩賦之者或累篇者其孫錫於其王母不得比之
他人宜別之嗚呼多乎哉大而庭臣之賢下而髦士之
良稚髦之不必齊其年也戚疏之不必一其好也亦容
有不得升堂以企望夫彤管之儀者焉而洋洋誦歌若
是于以見凡允中交者皆母之訓也然反披而覆誦之
猶病其言有矛盾者旣稱夫人婦王婉順矣當節度君
守趙將以城活斯民而夫人一言制之是越壺內而出

于戎律也顧以節度君之雄烈識度其揆義委質取必
夫人之一言是舉闔外而入稟牆帷也兩戾其道恐君
夫人之賢兩不爲是筆斯言者將以是而信來世非誣
人耶且今之巧于術智者人猶莫忖其心之何在况蒼
蒼之高天幽邈卑人以年而曰吾得之必由是事而致
非誣天耶余之斯言雖足取愠一世而世之人以爲知
言者多矣詩中或有贊夫人能誦浮屠書者抑不知爲
是者將報德在今歟其徼福未來乎以爲在今外宰物
而歸之浮屠之鬼迷孰大焉以其未來乎旣享有于昭

昭又求不可必得于冥冥覬孰甚焉彼爲浮屠法者必信其書而崇其道者也懷之西堂德公亦僧之巨擘焉年百十一方年百有三時尼有百姓同齒者日夕誦浮屠言德止之曰人恃氣以生者也今老而衰已不能充乎五內而暢之四末汝猶忍耗之故楮上耶白爲之止彼爲浮屠法者猶戒其徒以老無讀其書而夫人不爲浮屠法者顧誦之不置允中其以是幸諫之曰某之友姚燧者實云然誠由是能止誦則夫人當氣實而神深多蓄而少出不伐而益完自今保壽考益昌延於無期

者皆由燧得之敢以是祝

鄭龍岡先生挽詩序

觀人之道當概其心所存與身所履如何而論之夫然後中而無失今也名鄉賢士之物故莫不有詩人挽悼之髣髴其平生或以德書或以交言或以遇榮或以御恤或以名而慕或以年而抑或以政而思或以文而揚往往各得其一事一言而未概心所存身所履始終何如也譬之繪工始學畫人耳目鼻口顴頤顏角理髮須各自爲處終未嘗集而爲面使人真見夫妍醜善惡壽

大貴賤爲誰某之全燧少時聞鄭龍岡公第知家富清
玩可與古李鄴侯王副車者敵薰然承平故家習也後
爲國學生始與其孫有節有文二人者友于時公卽世
已久而二友年尤少亦未嘗詢及先德何如今年來關
中有文以安西行省員外郎示吾友江西行省郎中高
道凝所撰埋銘而得見公大節有三一曰廉太宗賜銀
五萬兩辭今上賜鈔二千緡償責辭二曰讓太宗再富
以地比諸侯王封再辭貴以上相位兩中書右又辭三
曰仁金以蹙國汴都尙城守太宗怒其後服拔將甘心

公佛逆曲折陳解城賴不屠所全無慮數十萬人世之
知公淺淺者惟曰尙醫夫善鍼艾藥石者孰與和扁意
佗稽之書傳所起死惟各數人使四子者存盡鍼艾藥
石一世之技能起數十萬人之死于膏血橫流之下乎
嗚呼四子之所能者公或能不能公之所能不惟四子
之必不能雖一時四海勳戚將相結主知未固者皆不
能也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其不信然乎然自公之
賈謝凡在庭將相善言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詩以誄之
集將百篇煥乎其黼絺繡乎其璜珩所以髣髴平生者

生居集 卷三
將無一善之遺餘矣吾猶病夫各得一事一言未概其全也故著三大節而敘之俾觀者未及其詳而先領其要焉

馮松庵挽詩序

二十有三年夏燧以湖北副憲奉檄趨京師以疾留襄陽僉河南憲馮君岵亦以疾得告來襄陽便醫予雅與之姻友相好也故得與讀遺山敬齋所撰君祖松庵之碑誌焉以兩公之文形容大君子之盛烈可謂不遺餘力曲極爲言矣然論出處要歸之際不過反覆用違其

長而德有銜若哀其不遇然者私竊惑也且諧于時之爲遇未若不乖于義爲遇之善者也自今以觀亦嘗思金之叔世爲何時哉譬如病胝脈絕息困之人爲良醫計惟有如秦和之于晉侯不發藥而委去自免誤人之名一策焉耳彼大君子者顧豈不醫若而強起自試于必亡之國乎雖然有義焉使死生已爲將相國命民心休戚存亡視吾一身故死生有不恤焉耳幸其時無是位浮沈于常官于時不可爲于義無必死膏車而歸塞裳以行徜徉于泉石肆志于文酒間此正大君子用世

全名之先識高致茲可謂大遇尙奚不遇之云爲哉當時之人年位居前者猶俯而友之其敵也皆跂而師之下焉者悵望履絢而未見者未必不由乎此惜兩公略不及之也嗚呼燧言爲妄後生之論立崖而求異斯其恆態果有取乎先生未必不以燧爲獲我心一興慨于九原也又先婦翁紫陽之詩髯雷短宋是門生而元碑止載雷李王冀及渠五人宋不與焉然兩峰亦人豪也遊先生之門若不玷焉遺山何爲獨見黜此又惑也先生之歿距今四十有七年自當其時及身接之歿而哀

之以文者亦遠而忘焉况如燧者生長去先生千有餘里地如彼其遠也年甫三歲齒如此其穉也目未嘗接其輝光耳不及聞夫警歎歿不知所謂哀久不知所謂忘亦人之情宜然而燧之不忘先生者異甚蓋先生歿以庚子歲七月十有四日我先人之棄其孤亦同以是歲月日燧雖惡逆非忘先忌者是日收淚之餘必思吾先人維昔于先生及識不及識不可知而得與海內重名之士蓋棺同以是歲月日亦可少無憾于冥冥而燧思先人必及先生者盡此身而後止也

牧庵集卷四

序

元

姚

燧

撰

序江漢先生事實

某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阮
 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
 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
 髻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公亦
 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卽出所爲文若

牛馬集 卷四
一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斬死公止共宿實
羈戒之既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畱故所公遽鞍馬周號
於積尸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履仰天而祝
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眾已同禍
爰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統而下垂千百世之緒者
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君而北無他也至燕名
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遊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
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屢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
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

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
呼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
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
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
觀之孰親于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
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
爲此出處非不思也乃中夜以興蹀膏血以禦魑魅徑
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
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于中路使非先公

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
已遊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
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
己此其胸中揆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
爲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
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
卿月與余相視一泣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別丁編修序

至元十九年余辭秦憲而歸東周明年復受命貳荆憲

自惟才之非也行路之遼也家貧而力之薄也多疾而
江南風士之未宜也實難其來然不遑偃蹇自甯者公
則壓于君命勢不容已私則以爲人生交軌混同之時
不及夫年未艾以覽江山人才之勝勿之則有歎然之
悔斯意之不欲已者出處之大略然也自厯荆憲至今
其間望舒二十四弦晦居府者三一而水舟陸馬周厯
乎復澧峽歸鼎五州十七縣者反居三之二焉其于江
山之清駛奇峭人才之標特秀異實若富于胸中求如
鼎之前編修密院官丁公及事勝國三朝嘗光顯者或

無有倫焉宜其文章之宏肆年德之高劄日聞天朝累起而將官之而公辭之至今又于嚮見于進而不釋者之中所無也余以是多公公之報遇于余者宜與人異今按部已竟將還憲府辱以高文敘行再三讀之愛其辭甚華而義至嚴情甚密而禮至周而其病在夫一失之不攻衆長之是諛曰雄其文粹其學正其傳尙其世而善其政斯豈余所虞于公者公之世所不知其學其文果余匹乎其傳與政果不與加乎豈均無之姑爲是甘言相愚乎非歟余如何知公而知如是爲報余如告

人以公善懷術不余知也公心焉如何不然公誠無意焉而余過疑及此則反取罪爲高明妄人矣或有意督過將肆公所責之公心焉又如何獨甚善于公者已辭徵不仕若忘世肆志而能損己有權輿沅陽書院聚徒而育材師聖而祝釐以成己而開物詠歌太平以老不可謂賢者不出而無益斯世也書院之基已移文鼎牧俾給左契復移文軍府俾拔其園蔬又爲榜懸之院門以勸其速成而戒其中止余今之歸或得請去荆憲而北不知公由何事何時相遇中原一握手復道今日爲

舊或蒼蒼者再牽而南又過是州必觀書院既成升堂以揖我弁之士來而告之曰子觀夫大役之築者乎十人爲什操杵負畚而力作者九人逸者一人袖手傍歌俾九人者勤力而忘勞乃董役而犒功逸者與受直焉今日之居諸君知德編修負畚操杵之勞亦思袖手傍歌者乎以是爲學者引譬而資公一笑

送宰先生序

至元三年二月未盡之三日宰先生謂燧曰余將遊秦子能序余茲行乎予掉鞅遊天下殆周獨秦未嘗一至

又秦士捨修撰雷君亦莫有一識子昔家秦其所忠者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舉之予階子言一進謁之也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燧有未遍知者焉蓋年之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既幼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燧何所慕賴乎彼而爲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爲先生誦之有楊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能也博而肆尤邃史學讀至落落奇傑之士必慷慨感激思見其人于今使先生之至不嫌于自明肯曰向之

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盜而落其角距者實余也彼有聞而不奇先生者乎雖先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彼將視爲古奇傑士之恆態必闊略而有取乎此也先生行哉其尚有合于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于燧若韓之能官劉之天質之美呂之問學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今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從者爲燧一訊安焉

送雷季正序

余從魯齋先生遊最故且久于同門之士學爲最怠而
不加進自親夏楚時猶爾况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
之外哉昔之怠者爲怠不加進者弛而爲退矣宜季正
之取友而羞際余之心安焉而不敢有憾不謂徒以從
遊之久故願因鄙言獲進拜先生履前嗚呼其志則勤
其意則良惜所藉以爲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
自謝政而歸屏迹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于心鄉
人莫得見其面于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
難也余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熟

子之兄伯靜之名嘗哀其願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弟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己以化鄉岸然不流于今俗翹然自視以古人千里贏糧而就正焉又觀夫人有可進成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余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皇之爲物人或賄之猶爲生之幸况大人君子道德之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揮百王者哉獲一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爲通易暗爲明大有得于曩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余將須其歸而見告也

送暢純甫序

歐陽子爲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內豪俊之士計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錄遂有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難歟余嘗思古之人惟其言之可以行後爲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是其以有知者爲快而失之爲悲歟余冠首時未嘗學文視輩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是於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慮持

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嫉賢之譏余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走筆試爲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鬪草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爲士林禦侮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益不喜以爲彼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爲是諛言以愚之不然殆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蒙恥益作旣示之人且就正于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

而拒之釣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不以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錄之又言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朓之知不害于行後猶以失之爲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置余爲哉則爲去聖賢也無級而絕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

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己足爲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今爲未積積而至於他日以騷雅未流典謨一致乎將恃夫涖民旣爲循吏持憲旣爲才御史富民又將爲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于爲言乎豈以世莫已知有之而退藏于密也由積而爲書至於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于爲言則可由莫已知而不出若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純甫爲失人矣今以農副行田隴右于其別也敘

以問之至元丁亥七夕

送郭肅政安道序

書有道有體有勢謂爲大耶周官則班之六藝謂細耶次之禮樂難耶舉天下之人孰不爲之易耶則曠一代能名世者不數人若是者亦未可以細視易言之也斯其道也其體則有篆隸草三等本而上之草出隸隸出篆則篆者書之源或曰隸而下有正走則曰唐湖刺楊漢公跋干祿字書以顏魯公隸書爲盡鍾繇之精能則正者實隸也其勢則有拘有放篆譬則弁冕端委之人

將執事于郊廟于其趨縮縮其循周旋則至圓不能
 加規折旋則至方不能過矩隸則常服燕居不可多拘
 家人視以為嚴君而亦不可少放草則雄勇武夫纓曼
 胡而衣短後挺矛運鉞進躡退躍橫入傍出頓挫起抑
 揮霍斫拂極其放而惟吾意之所至焉然為是者雖云
 出乎手而一心為之師心拘亦拘心放亦放未有心放
 而能篆亦未有心拘而能草勢必至理必然者也走嘗
 觀今為篆者無枚舉其誰求一蹴而可臻古人之闔阨
 者則郭肅政安道一人焉耳夫日為是拘藝則心存而

不放豈不幾于克念作聖者耶視走之惟事乎草心放
 而不知拘者遠相萬也安道號西塾好學而善文無平
 是則書不能獨振耀今之世矣將別而糾郡于岳序以
 問之

送李茂卿序

大凡今仕惟三塗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由宿衛者
 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則校官
 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錄而下出行省
 宣慰十分之一之半由吏者省臺院中外庶司郡縣十九

守廉集 卷四 十
有半焉吏部病其自九品而上宜得者繩繩來無窮而
吾應者員有盡故爲格以扼之必歷月九十始許入品
猶以爲未也再下令後是增多至百有二十月嗚呼積
十年矣勞乎哉李君茂卿嘗同燧受學先師司徒公儒
者也父戶部恩澤旣推其兄之子及將試吏堂帖令出
掾湖廣省盈九十月將赴銓中書燧賀之曰人有不職
幸不糾於御史者君以勤效無此人有饗墨幸不罹罪
罟者君以清慎無此人有依庇有力竊竊離所事同列
之權以自求客一時幸不譴斥者君以中行不阿無此

人有挾仕而商賦之州縣而倍責贏入以肥其家幸不
訟于民與眾樹姻黨子弟入官以妨後至之塗幸不貶
于士者君祿入外無他營捨僕馬則顧影無朋舉無此
舉無爲爲賀其可賀者諺曰兩姑之間難爲婦上政事
堂下參幕多或二十人其事之來抱案求署無一可後
者皆視其色聽其言動立移晷比不齟齬使馴馴如式
從己而出譬則庖人善適眾口酸鹹嗜好之不齊然非
暫也必八年之久大而經國子民細而米鹽甲兵于盡
得夫人之情而熟知夫事之勢增益其所不能者不旣

多乎今之老于刀筆筐篋以致達官貴人者皆下視吾
逢掖以爲言闕事情而不適爲用者恃其能此焉爾君
旣能之是行也以軍國公相知之素無曰峻擢惟循所
宜資亦畀善所昔也人吏之今焉吏人其畱中其居外
主乎聞司徒平生六經仁義之言而濟以今所能古所
謂以儒術飾吏事者非君其誰哉大德己亥秋八月上
弦日書

送姚嗣輝序

取士以文始于隋而盛于唐其法有司擇學修其家名

聞其鄉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至則試之以聲律
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卽得仕必待有位者之舉
猶視舉主何人或眾且賢以斷其人之材否始授之官
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卽官之惟不使得爲令必制置
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舉始用爲令令而上郡牧侍從五
府之官無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選而舉千百人不一得
焉亦礪乎其艱哉吾宗嗣輝勝國選士也赫奕其時膺
後塵者千百人烏可少跂迨今改玉聲名昭晰不可終
闕猶官洪校滿秩而觀光天朝求通刺秉政之臣盧公

吳公門者千百人未有一得獨于嗣輝傾身接之迎譽諸公間文云乎哉有見於道德之實耳士而得此亦曰逢矣逢而至於達也奚惑然終不能增多其舊尺寸復調武岡益遠于洪豈兩公面是而中不力耶曰非也囿于法制之密先得之多兩公拱視不可躐其級也以故南禮安意而往既輟燧告之曰凡今仕者聞職乎民以有治賦聽訟之事爲莫不色喜聞職乎士則以無有貢選利祿之望人怠于學虛師席而夏楚不試卒不懌乎其中嗣輝將亦若是乎蓋亦思校官風化之原治忽所

寄也無遠稽古而監之今司徒文正許公微時于大名于輝于秦于河內以倡鳴斯道爲己任諄諄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銳鈍不齊其材也積多至數百人聞之天聰徵爲成均俄拜左相歲餘辭免復求成均後其弟子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使基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于隆平之治豈不少贊乎嗣輝苟以是爲心規矩薰陶是邦之多士得其達才一二以用斯世使海內之人指而誦曰是大夫所梯接者于以亞匹吾司徒公其獲將多行矣勉事乎此嗣輝蜀人以蜀多楹木

牛屋集 卷四 十三
雖寓荆吳不忘其鄉號南樵云

李平章畫像序

陛下之未出閣由李道復日侍講讀親而敬之嘗召繪工惟肖其形賜號秋谷命集賢大學士王禹大書之手刻爲扁而署其上又側注曰大德三年四月吉日爲山人李道復製至大四年辛亥春正位宸極制授道復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以盡學焉後臣之義裝潢是圖填金刻扁而摹賜號與御署加卷標軸寵耀至矣人孰與儔敕臣燧序之將俾詞臣頌歌其下而親覽焉臣聞

命屏營反覆究思在昔帝王圖其臣者商高宗之傅巖漢中宗之麒麟閣世祖之雲臺唐太宗之凌煙閣四焉耳麟閣而下皆將相之開國承家平亂亡以贊彌綸資許謨以致隆平者傅巖不然初未有是赫赫顯烈肖其夢形求得諸野爰立作相以道復肖形可同說乎高宗圖于既王三年之後陛下則圖於未帝一紀之先其時繪工運思有所未至手爲設色高宗于說有是乎哉斷所無者李泌從肅宗于途人指目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已乃爲相而道復姓偶同乎泌亦曰其衣

今亦已相謂道復山人可同泌乎爲之賜號刻扁肅宗于泌有是乎哉亦斷所無者泌雖賢者而言涉神仙迂怪以故史氏短之惟說則無閒然嘗攷觀之古今之世相去若異帝王爲治道固不同何則陛下所居則列聖之位也列聖君臨之中土堯舜昔嘗有也乃若高宗亦商聖賢之君恥其不爲堯舜故命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作舟楫歲大旱作霖雨作酒醴惟麴蘖作和羹惟鹽梅取喻再三求其交修者皆陛下有虞道復之心今謂道復其才有足方說孰敢犯是不韙然其所處

則說地也如較其學焉後臣顧說所無能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以道積厥躬招俊又以列庶位對揚天子之命亦足襲說遺芳餘烈報陛下矣然非舊學之臣世不以是責難俟夫治定而功成德尊而年及或遂懸車于秋谷釣雲月以弄泉石朝堂有疑馳使諮之猶不得專爲山人世則目曰山中宰相者所不免也是年夏五

馮雪崖二孫名字序

余以漢刻瑞碑筆意深古嘗模麒麟字促而小之刻諸瑜玉佩爲私章故人馮憲副雪崖見而求之曰將賜吾

孫以爲名也故長曰麒次曰麟後十年主長林簿者謂
余兒麒輩元服矣盍字之因思漢孝明圖功臣于南宮
雲臺實本孝宣之麒麟閣而征西大將軍陽夏侯與居
其閒當諸將論功侯獨避而休于大樹之陰世多其不
伐目爲大樹將軍而麒其遺苗宜字曰漢功周穆馳八
駿以升崑崙之墟後好事者圖其騫翔若麟鳳柳子厚
誕之余觀天閑馬其名而麟其形者奚少况瑞刻所圖
延首而長鳴振尾而高驤孔阜以碩如馬而角則駿之
去麟有不大相遠者麟字曰周駿如是命之以必難犯

則新而不奇也以求義意則係而不離也且各卽其人
性情之近似漢功循循斂密王母嘗稱其克孝如父夫
能嗣守家法於今不能遠而言念追鼻祖之踵于古乎
其出而仕見諸事功可期以不伐者周駿翹翹發達類
疆有力者則夫道遠千里可一日而致焉者亦或可幸
冀焉大德庚子閏月中休日序

序牡丹

余于牡丹始于中統之元見壽安紅洛西劉氏園三年
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壽安

二十萼廣經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八寸高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楊相大參宅株五尺四十萼七寸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參參不齊無絕奇者後二年見玉板白洛陽楊氏園株亦二尺少多葉十萼七寸少鄧州見三家張氏肖齋之衡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兩花皆千葉衡紫株二尺少將二十萼五寸少淺株三尺少將五十萼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大株三尺大可六七十萼七寸少千葉最盛又有色緋紫碧

相錯株三尺少可四五十萼盛亞白花七尺大復有緋花株單十萼八寸二花皆多葉而緋花獨奇故爲佳品今失其名者別有鶴翎紅爲千葉小株獨萼五寸大高等他日株大花則隨大矣是爲鄧花之冠仁卿舊云此洛陽壽安諸孫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命之蓋卽其形色近似爲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其香孰勝萃鄧花而校噴勃穠綿可喜如紫薇者衡紫爲第一此余生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爲二十九年其間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千

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爲同地至元六年十八年二十五年各一見之燕秦鄧爲異地亡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爲英萬人爲傑尤世不恆有者矧賞酬有數耶劉趙二園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飲楊大參時與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爲父執與之酒不敢飲毛園時爲秦憲毛氏方業市酒纔下馬行觀擇剪數萼不可飲而去楊氏欄時滿秦憲將走荆憲借居其廬客懷牢寂無誰與爲飲張齋陳堂纔持一二觴各剪一二萼持歸不名爲飲其

盡醉相歡者惟承顏亭一焉而已嗚呼以齒五十一年之老行數千里之遠始觀至今廿九年之久六年六見之希而無負可當賞酬者醉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余口未拒而心勿是之以爲樽俎之樂屑屑者奚足筆其夏白花忽槁死其秋又固求記之余始思昔者之坐斯亭也孰逆知是花旋踵不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紫止一株已移植嵩山廟中洛陽今亦絕聞壽安固在其玉板白及毛園百株將如左紫移植他人耶無亦若是花之已槁死也嗚呼往者旣然况來者之不可必耶

細者且然况大此之倍徒十百者耶則吾平生所當勉
吾身而因循弗力以去不可追者已多也誠可爲老將
至之一慨而植物之死生又不足怪也仁卿惟喜余文
已記其承顏而求之屢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特賢其
能以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間不善飲不敢飲
不可飲無誰與爲飲與不名爲飲非他蓋無詩人同臭
味者發其極意焉耳而承顏是日者則梁宣慰貢父張
總管孟卿王工部景韓是皆善詩安知不可爲他日故
實亦未易以復得者據蘭亭例爲序惜其時無唱酬未

嘗罰依金谷酒斗數也

牛屋集

卷四

子

48-12013

